

鸟儿们的喂桑台

龙仁青

谁是我们的敌人,谁是我们的朋友,对于这个问题,鸟儿们有着极好的判断能力,并表现出了鲜明的爱憎情感。比如在三江源区,凶猛的藏野驴、野牦牛等大型动物并没有让鸟儿们感到害怕,它们甚至喜欢在这些硕大的食草动物附近觅食,因为这些食草动物啃食牧草时会把掩藏在草丛中的昆虫驱赶出来,让鸟儿们刚好可以啄食,鸟儿们因此把这些食草动物视为朋友。这似乎也是一种伙伴关系或是共生关系。

有的鸟儿甚至与人类也达成了这样的关系。英国著名鸟类学家、散文家赫德逊在他的文字里描述了园丁与知更鸟的这种关系:如果他挖土,这只鸟儿就会脚脚地捡食蚯蚓和幼虫。而我们在藏地常常看到的情景是,在寺院的喂桑台上,在袅袅飘散的桑烟中,一群群啄食着桑料的鸟儿,它们把人们用以供奉神灵的献食全然当成了留给它们的免费午餐,飞落在喂桑台上大快朵颐,喂桑的人们也默认了它们的行为。在藏地,没有人去驱赶喂桑台上的鸟儿们。

先简单说说喂桑是怎么回事。喂桑是藏地寺院和民间一种常见的祭祀仪式,在专门用以祭祀的火炉——喂桑台里点燃松柏枝以及火绒草等一些有着浓郁香味的植物,再将桑料——炒制的青稞、糌粑粉等投入火炉燃烧,以这些人们在世俗生活中经常食用的普通食物供奉管一方地祇神灵,在桑料燃烧并产生浓郁烟雾之时,口唤地祇神灵的名号,将酒水、牛奶等洒在烟雾中,以求地祇神灵的护佑。据说,这些食物燃烧产生的烟雾,能使那些地祇神灵得到享受,获得愉悦。这便是喂桑。喂桑是藏语,“喂”是点燃之意,桑则指点燃产生的烟雾。喂桑便是这样一种烟供仪式。

喂桑的目的是愉悦神灵,却让鸟儿们有了一处觅食的绝佳场所。喂桑时没有得到充分燃烧的桑料遗

落在喂桑台上,鸟儿们便纷纷飞上喂桑台,享用着神灵们无暇享用的美食,不亦乐乎。

聚集在喂桑台上的鸟儿,与寺院所在区域分布的鸟类种群息息相关。在塔尔寺,几座巨大的喂桑台架设在寺院广场周围,广场上长年聚集着一大群鸽子。这些鸽子,大多是人们为了免除它们被捕杀,从市场上买来在寺院周边放生的,喂桑台上的桑料成了它们当然的食物。到了塔尔寺,在喂桑台附近观者络绎不绝前来喂桑的僧俗群众,以及那些对喂桑的人群毫无惧意,不断飞起又降落的鸽群,也是一大景观。在塔尔寺转经路上,也有几座喂桑台,比之广场上的要小许多,聚集在这些喂桑台上的则是灰喜鹊。显然,它们主动放弃了与鸽群去争食,退而求次之,选择了这些地处寺郊,少有人群,桑料也相对较少的喂桑台,“分而治之”。

偶尔去拜谒坐落在甘青交界处的宁玛寺,便看到在大经堂一侧有一座高大的喂桑台,喂桑的人们需要爬上一侧的楼梯,把桑料点燃。烟雾缭绕之中,一大群乌鸦在起起落落地飞翔,它们聚集在喂桑台上,也聚集在周边的绿树红墙上,到处是它们的影子。它们似乎遵循某种次序,不断地替换着位置——落在别处的乌鸦忽然飞向喂桑台,喂桑台上的乌鸦便是一阵杂乱的鸣叫,然后起飞落在方才那些乌鸦落下的地方,如此周而复始,刺耳的聒噪声完全掩盖了大经堂里的诵经声。它们就这样纷乱地飞起又落下,却对它们羽翼之下的人群视而不见。

我也在家乡草原的一座小寺里看到同样的情景——相对于塔尔寺、宁玛寺这样规模较大的寺院,家乡的寺院好似它们的微缩版,紧凑地偎依在对家乡来说也算得上一座大山的一隅,经堂一侧的喂桑台也小巧玲珑,袅袅桑烟中,起飞又落下的则是当地最常见的各种土著留鸟——雪雀、麻雀、地山雀等。它们啄食着桑料,完全忘却了对人的警惕和恐惧。那一天,我走向在喂桑台前繁乱纷飞的鸟群,站在它们面前,它们却对我视而不见,于是我伸出手,从桑料里抓起几粒麦粒,当我摊开手来的那一刻,即刻有几只鸟儿跳到了我的手掌上,争先恐后地啄食起来。它们深知,在这样一个有着庄严仪式感的场域,人是不会伤害它们的,所以,我的手掌无异于一块石头或一片牛粪,对它们没有构成任何威胁。

在藏族民间还有一种喂桑的方式:随意找一块石片或是用坏了的铁铲,从火灶里拨出一些牛粪火在其上,再在牛粪火上撒一把用碎柏香枝、糌粑、青稞等杂拌而成的桑料,把它随意搁置在帐篷外面便万事大吉,这种仪式,藏语叫“擦色”。我个人认为,“擦色”是喂桑台的简约版,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因陋就简的一个创意。虽然没有专门用以祭祀的喂桑台,但同样表达了对上天神灵的笃信和崇敬。

有一年深冬,一场大雪覆盖了海西天峻草原,凄美的白色毫无节制地延伸着,把草原上所有的色彩一笔勾销。在布哈河畔,我去造访一家牧民,他家的定居房也被白色淹

没,房屋的轮廓、房前的牛粪堆以及拴在铁链上的藏狗,突兀地从白色中显露出来,刻意强调着自己的存在。在他家定居房的一侧,便随意放置着一处“擦色”,一缕微弱的青烟扭曲地飘升着,纤细无声。当我走向定居房时,便听到一声鸟鸣从“擦色”的方向传来,我便驻足看去,看到两只地山雀在“擦色”上啄食,于是我朝着它们走去。

两只地山雀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到来。它们甚至在堆砌起来的桑料上掏了一个洞,其中一只地山雀把整个头塞进了洞里,而在它们的另一边,桑料正在慢慢燃烧,眼看着就要接近它们掏出来的洞了,但它们却浑然不知。我怕它们被烟火燎伤,便去驱赶它们,没想到它们却极不愿意,反而对我的做法提出了抗议,它们大声叫喊着,围着我飞来飞去,其中一只落在我的脚边,快速地低着头,翘着尾巴,显而易见,那是让我别管闲事,赶快离开的意思。它们不但不怕我,而且认为我打扰了它们。此时,女主人听了笑了起来,热情地邀请我进屋,我便对女主人说,那两只鸟儿可能会被燃烧着的“擦色”烧身,女主人听了笑了起来,说它们不会有危险,说着,走上前来,用手把“擦色”拨弄了一下,鸟儿掏出的洞瞬间坍塌。我一边走向屋里,一边回头看时,我看到那两只鸟儿依然埋头于“擦色”上,依然是那样的专心致志。

原本用以给地祇神灵献食的喂桑台,“擦色”,所供奉的食物皆是鸟儿们的最爱,难免引来它们每天来吃个肚圆,并当然地认为这里的糌

粑、青稞是为它们所有。而人们也默认了它们的想当然,并且纵容它们,让它们与神灵共享美食,渐渐地,它们忘记了对人类的防备,根本不怕人们走近它们,甚至反客为主,不许人们侵扰它们。

我由此想到了藏人祭海时所用的祭品——宝瓶。宝瓶,藏语叫“措黛尔”,其实是一个用锦缎或毡毯缝制的口袋(近年出于环保考虑,布袋材料换成了豆腐皮、蛋卷等),装有各色粮食,有青稞、麦子等。祭海之日,人们将宝瓶奋力投入湖中,祝愿众生幸福吉祥,便完成了向海神供奉祭礼的仪式。

其实,这一仪式体现了藏人民间信仰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、天人合一的朴素生态观念,与其说是通过献祭愉悦神灵,不如说是借了这样一种方式,给天上的鸥鸟和水中的鱼虫提供食物。祭海或者喂桑,还有那小小的“擦色”,这样的仪式出现的最初,或许没有多少宗教理念,即便有着朴素的宗教理念,那也是为着大自然而去——人类的神灵,本身就是大自然。

如果剔除这些仪式中的繁缛与森严,或许,喂桑台便是一个为鸟儿们提供食物的餐盘,那些装满粮食的“措黛尔”也是专门为鸥鸟鱼虫准备的口粮。当人类与鸟儿们达成了这种默契,让它们不再惧怕人类,在与人们的融洽相处中,知道它们也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之一。除了生物链的法则需要它们做出牺牲,它们再也没有敌人,有的只有朋友,从鸟儿们的主观意识看到这个世界的美,那么,这个世界真的就是美的。

陶坝

李静

早些时候女儿去成都给我买了陶坝回来。陶坝的模样很奇怪,浑圆,上面有着八个不同形状和不等大小的孔。

我猜想她一定是看见街角有人用陶坝吹出好听的曲子之后才买的。她说是买给我的,但也不能否定是不是她买给自己的。因为回家后,所有人都有礼物,唯独我和她没有。

她说妈妈,你学啊,很好学的,一吹就会。我反复吹了几次,陶坝发出呜咽的、不堪入耳的噪音,便让她自己拿去玩。我怕是早已过了吹陶坝的年龄,任自己千万次地吹,也吹不出一支完整的曲子。

只见她将浑圆的陶坝拿在手里,用细长的手指堵住坝空,又不停变化手型,一支温润优美的曲子就从陶坝里缓缓流淌出来。

我说真好听,她望着我笑。她已经长大了,笑容很好看,几缕俏皮的头发贴在脸颊上,又有少许妩媚,她真的长大了,十八岁了。

诸如此类的礼物我还收到过一次,在她上初二时,学校组织她们去美国常春藤游学,她回来的时候给全家人都买了礼物,给爸爸买了手提包,给弟弟买了童话故事,给我买的礼物是一套美白化妆品。

她爸爸和弟弟都非常开心,觉得自己的女儿和姐姐买来的礼物是世上最好的礼物。尤其她爸爸,没事的时候把包拿出来擦拭一番,又套好包装放在柜子深处。

我说看上去这个包的样子有些过时,且泛着旧色,大概你拿不出去。就为这句话,他专门拿着这个包出门,在人群中混迹了一上午,才磨磨蹭蹭地回家。那神情仿佛我要是再说一句,他可能要整天地把包提在手上,还要在我面前走来走去。

我摇头走开,感觉他智商和情商在那一瞬间都变成零了,我犯不着和一个智商与情商都为零的家伙去计较。

我百思不得其解,女儿为何要给我买这些用来美白的护肤品,难道她妈妈在她眼里很黑?她一次次地叮嘱我要用她的化妆品,我口头答应,但很快忽略。美白产品在柜子里搁置了很久,我再拿出来时已经过期了。

我忘了告诉她有些化妆品是不能乱用的。但还是有些愧疚,甚至觉得辜负了她小小的爱心。那些被蒙上一层细细灰尘的化妆品我还是舍不得扔掉。就学着她爸爸的模样将上面的粉尘擦拭干净,再放到原来的地方,一直到现在。

暑假她去成都,玩得乐不思蜀,每日问候她一句,久久不见回音,收到的信息也是简单的几个字,常见的便是:好。好看呢,我没事了。

突然觉得她真的长大了,将我越来越远。果然,这样的日子很快就来了,她要去上大学。我说我们去送你,我说所有父母都在送,此次你成全我们,以后绝不再送!她勉强同

意,也在旅途中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照顾我们。

我们在陌生城市的街头作别,她骑着小黄车驶离,我目送她的背影离开。她纤瘦,但背影坚定。知道从此以后她要独自面对生活中的困惑,伤感袭来,但装作无所谓。她驶过长长的的街道,变得越来越小。远处的紫薇花开得繁盛,她已淹没在浓郁的树荫深处。

我和她爸爸转身,拖着长长的、孤单的影子离开。

我们走向马路的另一端,和她相背而行。似乎她一离开,我俩就变成哑巴了。但不一会就听到身后急促的车铃声,她又骑着小黄车返回来,停在我们面前。

“又忘记什么了?”我和她相处的那些日子里,我总是这样问她,这次也不例外。

“没有啊,我只是想着很长时间将见不到你们,所以返回来再和你们说一次再见。”她认真地说。

“另外,我走之后,你们不要多想我啊,妈妈你别哭啊,你别哭啊,我走了啊,我真的走了啊!”她又恢复了以往的模样,没心没肺地在我眼前晃来晃去。

“赶快走,谁说我想了!”我撇了她一眼,但力度有些小,似乎已经暴露了内心深处的底气不足。

她又穿过长长的的街道,一直蹬着车子,再没有返回来。她说她好忙,每次打电话都在

忙,如此,我不敢打电话给她,常常小心翼翼地先发两个字过去:可忙?

如若收到“不忙”两字,便赶紧拨电话过去,拐弯抹角问一大箩筐关于她生活的、学习的、友情、爱情的话题,问得电话里的她哭笑不得。我在她的言语中捕捉丝丝缕缕的小信息,便一次次警告,说学习重要,千万把心思放在学习上,趁年轻要多学知识……每次打电话,都是这几句没有任何修饰的话语,听上去苍白无力,也便作罢。她问我有没有想她,我说怎么可能想。她表示怀疑,怀疑就怀疑。

突然有一天,她说她很想我,我似乎逮住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,就说我去看她。但她很快又回复:妈妈,寒假快到了,你再坚持坚持。我也只好坚持,但转念一想,她为什么要让我坚持,不是她想我吗?应该是她坚持才对啊!这小妮子!

我和她并不是每时每刻都会相亲相爱,大概见了面之后因为意见分歧而横眉冷对。于是我想起一大学生用表情符号形容她和她妈之间的种种,觉得非常贴切。比如她刚回家,她妈妈龇牙咧嘴地笑。两天之后她妈妈的眉头就皱起来了,再过一段时间就是抓狂的表情,再持续一段时间就是怒火中烧。好在开学的时候到了,这孩子要去上学,妈妈又开始难过,走了一段时间后偷偷哭泣。

我的天,这是处处柔情又充满矛盾的世界,我和她之间也是。

这不,那个陶坝在阳台上灰头土脸地待了很长时间,而现在已经被我安置在书柜里面,和有着墨香的书籍作伴,我还给它做了一个精致的底座,灰褐色的釉面在灯光下发出光亮,瞬间就变得高大上!

水仙

刘新才

由爱而恨
纳西斯啊
你的薄情
伤透了谁的心?

仙女们一个一个走来
未曾听到你的回音
你俊美无暇的脸孔
最终遭到报应:

山泉清澈如镜
忽然泛起了涟漪阵阵
就连地府的冥河
也不肯度你的灵魂。

纳西斯啊
你一直俯视自己的倒影
不眠不休,不食不饮
直至死于柔情……

仙女们一个一个向前
呼唤,凄迷如烟
你的自恋,难道在人间
长成了一株水仙?

